

# 丁玲傑作集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 丁玲傑作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著者 丁

編輯者 陳

發行者 東方文化社

經售處

澄玲

上海四馬路

東方文化社  
教育書店

經緯書局  
春明書局

龍虎書店  
益新書社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化社

# 丁玲傑作集 目次

|             |     |
|-------------|-----|
| 某夜          | 一   |
| 法網          | 一二  |
| 消息          | 七〇  |
| 詩人亞洛夫       | 八三  |
| 夜會          | 一〇六 |
| 給孩子們        | 一一八 |
| 奔           | 一八一 |
| 團聚          | 二〇七 |
| 附錄 沈從文作     |     |
| 丁玲的早年生活     | 二四二 |
| 丁玲開始寫作      | 二四七 |
| 丁玲到上海以及她的戀愛 | 二五五 |

# 某夜

「叱——哎，——叱叱，哎哎，……」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廳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裹着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襲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叱叱，哎哎」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

一個，一個小身個的青年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如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擺在當前；那張狡滑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式的鬚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決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團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像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彼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是沒有像另外的一批同志們能保持鎮靜，而被一陣劇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覺的。

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

『彭』，鎗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為有二十天不給他吃飽，

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餓得更瘦了的胸。

『禽你的娘！急什麼！閻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個凶橫的兵士，打了他，衝破了沉默，這末罵起來了。

『鏗鏘——鏘鏘——』鐵的鍊銬在他的手上和腳上討厭的響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腳上響着，還有更多的雜亂的聲音響在他周圍，釘了鐵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叱——，哎——，叱叱，哎哎，……』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識到他是正向着什麼地方走去。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是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來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無止境的黑暗，從那黑暗裏洒落着雨點和雪團，從那黑暗裏，吼着北風的狂嘯。大地是灰的，霧般的，積雪在夜裏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

靜靜的在雪地上移動。押的，被押的，響着鏢鏢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密密着，臨時做爲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割頭！……』有人心裏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爲風總把她的短髮吹覆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嚥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鄰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着超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祇

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祇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填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祇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領首。

『叱———』，叱叱，吶吶，『這個在暗夜之中龐亂的響着的雜沓的聲音，像得勝的銅鼓，沒有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叫嘯，嘶嘶的，像紅色的大霧，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彘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幾人<sup>心</sup>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中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轟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



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為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拷着手腳，又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樁的木棍上的，是已經被逼迫到死的邊邊上來的了。

眼前半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圍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瞄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團人影，在擡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在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祇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爲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經臉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談了許多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向那架東西的面前  
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士  
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  
上。

然而卻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在今天正開着盛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

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

『噼拍，噼拍噼拍噼……』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裏橫掃了一排。約莫放了幾十顆子彈。噐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噼拍，噼拍噼拍……」

又橫掃了第二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十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祇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音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

「媽的屁，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監斬官得意的罵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鎗，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吡吡吡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雨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三個……地方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 法網

## 一

挨黑的時候散了工，大夥的人從一個鐵門裏湧出來，像潮水似的，在一個潰了的堤口邊。顧美泉推着前面的人，又被後面的人推着，也從這裏擠出來了。到了街的中心，才吐出了一口氣。認明了方向，於是又從人裏面倒拐了過來，朝左邊不遠的一個弄口走去。鵝卵石的路上，經年是濕潤潤的，又常有些爛泥，黏在那上面。弄口有點黑，矮矮的，他剛走到那裏，便從斜刺裏挨上了一個人來，他偏頭去看，

看見在他老婆阿翠的臉上，含著好些高興的微笑。他問道：

『燒好了飯？』

『噫，燒好了，有一條鱸魚。』

街裏的房子，像鴿子籠似的密密的排着，一小間一小間的。他們走過了好些排，有人碰着他們，喊道：

『老顧！回家麼？』

美泉笑着點點頭，常常掛在額上的頭髮搖了一下。於是問的人看一下跟在他身邊的老婆，便做一個鬼臉走開了。

走到第七排房子，他們轉了灣，於是阿翠又湊上那高興的臉，低聲說道：

『隔壁樓上搬了一家人來呢。』

他望了一下她，便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一根香烟燃着，走進了屋子。

老婆殷懃的圍着他，脫了污髒的工人衣，在一個木盆裏把手腳也洗了。喝過了



水，嚼着未完的香烟頭，伸腳躺在木椅上，那整天都爲工作弄麻木了的四肢，開始覺得了疲倦，於是他哼着家鄉的小曲，輕輕的搖着自己。

後樓上的一個小孩，三歲大，聽見了他的聲音，便從又陡又窄搖搖欲墜的樓梯上摸了下來。阿翠在梯口學着湖南話快樂的說道：

『狗牙崽，喫飯沒？伯伯回來了，伯伯買得有糖，快點去。』

『沒喫，等爹爹，爹沒回來。』狗牙崽伶俐的回答着，便輕輕的摸到他們的房裏了。

這時房裏已經黑了下來，狗牙崽摸到了他身邊，他把他坐在自己身上，他學着狗牙崽唱：『紅鳥兒，綠尾巴……』

飯搬來的時候，小美字燈也點上了。狗牙崽坐在他們的旁邊，看他們吃飯，手裏拿一塊蘿蔔。

後樓上也在燒飯，一陣陣的辣椒味噴了過來，阿翠連連打着噴嚏。狗牙崽不怕